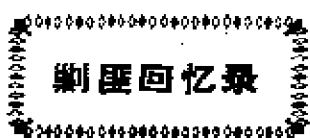


都匀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目 录

前奏曲.....	编 者	(1)
 剿匪回忆录	打赖激战.....	杜书华 (3)
黔南锻压机床厂艰苦创业史.....	彭茂山 饶 云	(8)
都匀制革厂发展简述.....	余定民 唐泽平	(21)
源远流长的都匀白皮纸		
——都匀蜡纸厂的创建 和 发展.....	沈季辉	(25)
忆解放初期都匀县机关工作.....	谷秩群	(39)
解放初期都匀城区供销社办社始末.....	柯 健	(43)
悼念独山专区革命干部学校的先烈们.....	石毅明	(47)
都匀城两条石刻抗日标语.....	孙宗华	(49)
忆都匀抗日救亡运动.....	江光泽 文道一 陈本仁	(52)
记贵州省立都匀五中的抗日救亡运动.....	蔡建民	(56)
经商途中喜逢红军.....	郭宗良	(60)
蒋介石来都匀炮校纪实.....	孟昭礼	(62)
我所知道国民党军统的一些情况.....	刘戟门	(72)
忆都匀中国银行接管与移交始末.....	范祖厚	(77)
国民党都匀县参议会正副议长		
和“国大代表”选举内幕.....	沈如渊	(89)

1925年滇黔军都匀争夺战的回忆……………杨济中 曹文奎 (94)
都匀协台衙门的变迁史……………杨济中 (104)
都匀团防与周维之……………周星之 (107)
桂军在都匀的片断纪实……………王家修 (110)

1948年都匀省中学生大闹金陵大舞台……………汪兴坤 (113)
都匀解放前后琐忆……………廖干材 (115)
昔日匀城……………肖映国 (118)
解放前夕的都匀……………龚 鳌 (123)
黑尔玛在中华基督教会贵州宣教区

 布置“应变计划”的经过……………刘广才 (130)
周西成与国民党……………万仿苏 (137)
周西成的“春帖捐”……………万仿苏 (140)
剑江今昔纵横谈

 (附剑江示意图)……………刘仲森文 白光义图 (142)
黔桂公路修建及通车简介……………汪兴坤 (148)
解放前贵州省立都匀师范学校校歌……………傅明谛 (150)
民国初年都匀的私塾……………沈如愚 (151)
都匀扶轮小学漫忆……………龚 鳌 (159)
明尹楼藏书之搜集、播迁及毁灭的

 经过(附都匀各家藏书)……………万仿苏 (162)
都匀张翀之摩岩石刻……………万仿苏 (167)
《避寇日记》摘要……………万仿苏 (169)
都匀布依族的年节……………王家修 (180)

陕北公学片断回忆(转载)……………林惠如 (191)
战斗的历程 难忘的岁月
 ——忆解放初期在平塘的经历……………高智广 (198)

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罗盘区·

盘北游击第八支队统战工作的回顾.....龙野平	(204)
我省第一所民族中学.....任摩逊	(216)
我在北京香山慈幼院八年的回忆.....杨治洲	(224)
资料 都匀地区清朝、民国时期的经济概况石毅明	(233)
编后随笔.....编者	(246)

前 奏 曲

政协文史工作组在中共都匀市委的亲切关怀和全体政协委员、党内外老同志、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与殷殷瞩望下，主编的《都匀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出版了。“众擎易举”，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深感《选辑》已成为各方面人士合力耕耘的“园地”。忝为后勤兵的我们，怎不豪情满怀，浑身添劲！

我们记取：邓小平主席在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上号召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开创统一战线的新局面、开创政协工作的新局面。文史工作理应配合开创三个新局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记取：胡耀邦总书记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要对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干部和青年，加强祖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教育、党的历史和革命传统的教育。这就给文史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换句话说，就是要我们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高度来估量和要求我们的工作。

“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肃清了“左”的思想影响，全国政治经济形势越来越好，各地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兴旺景象。我们躬逢盛世，“修史、治史”的春风拂面，心旷神怡。解放思想，祛除疑惧，敢于秉笔直书，无私无畏，敢于触犯权威，提出异议，多说并存；过去对旧社会、对敌方阵营“一概骂倒”，现在则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事物一分为二，就能做到“存真、求实”。熟谙本地史料的党内外老同志，“遥看夕阳自奋蹄”，“甘为春蚕吐丝尽”，愿在有生之年，踊跃撰写

“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如此“壮心不已”，令人钦敬！我们频感文史资料浩如烟海，且大可发掘、探索；文史工作确是前程远大，大有可为。

人民政协是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文史资料工作的开展，不仅要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给历史研究和教学部门提供參考，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教育青少年服务；而且在组织、发动各方面人士撰写史稿的活动中，就是为发展和巩固统一战线服务。我们许多老同志，是过去几十年来各种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见证人，对新、旧中国的变化都有亲切的感受，如能现身说法，撰写成文，则教育青少年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必收事半功倍、立竿见影之效。

现在，我们为求文史工作更上一层楼，尚有言者：一、写“三亲”，最好把自己带进去。要真实、要具体、要大胆直书，按照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写；不饰、不护、不褒贬。二、撰写史稿，坚持“三不”中的不限体裁、不求完整这两点毋庸赘言，至于不扣帽子，有申述的必要。只要实事求是，就能无私无畏，决不因撰稿人揭露历史上的某些真相而使其负担政治上、法律上的责任。

光阴荏苒，岁序如流。长江后浪推前浪，流水前波让后波。形势逼人，时机稍纵即逝。我们立足都匀，放眼全国。要广征精选，对耄耋老人的史料，尤须“抢救”。我们凛于开创政协文史工作新局面的刻不容缓，我们凛于政协文史工作的任重道远，总是兢兢业业，戒慎恐惧。敬希各方面人士时惠教言，以匡不逮！

编 者

打 賴 激 战

杜书华

打賴是忠厚乡的一个自然村寨，距都匀县城有一百二十多华里，是都匀县最边缘的地区，一九五七年划归平塘县的平湖区，现叫兔场公社。回忆一九五〇年冬，一场难忘的击溃土匪对打賴袭击的激烈战斗情景时在脑海中萦绕。

我们解放军一五二团到沙寨“前线剿匪指挥部”，在代理司令员王根培指挥下，参加了都（匀）、独（山）、平（塘）地区合围，活捉了“反共救国军”总司令赵达芝和副总司令文德邦、王作新、赵应章等以下匪徒二千余名。该地区合围胜利结束后，王根培副师长又率领师直几个连和我们一五二团全体指战员和其他兄弟部队到荔波等地区对土匪进行围剿。出发前，布置了一个工作组进驻打賴，派一五二团九连指导员葛剑任工作组负责人，其成员有龙美德、张班长（名记不清了，原是团部炊事班长）、宣传队员杨清（十七岁）、柳开扬（十五岁）、邓德明（十四岁）、董思瑞（十八岁）、蒋福宣等八人。工作组到打賴后，派人到沙寨领武器弹药，我叫王树立管理员发给他们一千多发步枪子弹和几十枚手榴弹，还有九支步枪，用马驼往打賴。我对来人——杨清、龙美德同志说，你们要提高警惕，防止土匪袭击。工作组在打賴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发动群众筹建农协会和村政权，进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等五大任务。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匪首谭风敖、谭显雨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勾结都匀与平塘县交界地区的匪首陈元、陆飞等人，收罗残

匪三百多人袭击打赖。在打赖工作组的人员中，只有葛剑一人是久经战场锻炼智勇双全的指挥员，其余的人员缺乏战斗经验，有的年龄小，还没有参加过战斗。一个赶场天，葛剑同志看见来往行人多，十分混乱，有些反常现象，引起这位有丰富战斗经验的指导员注意，立即用望远镜详细地观察四周一切动态，看到来赶场的人，有的带着枪，工作组的几个同志也看到带枪的情况，葛剑指导员当机立断说是土匪要来袭击打赖工作组的先兆。派人去找农协会中可靠人员送信，亲自写信给凯口团工作队负责人孟宪魁副政委，当送信的人才走出寨子几百米，匪徒就包围了打赖。该匪竟疯狂地叫嚣，你们（工作组）全被包围住啦，赶快缴枪投降吧！不投降是没有好下场的……。土匪的反动气焰，并没有吓倒英勇的工作组全体同志。葛剑同志沉着地对工作组全体组员说：“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的战士，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我们的武器弹药是充足的，已派人送信给孟副政委，凯口那里还有我们的连队，只要他们得到信，很快就会来支援的。所以，我们要坚守住寨子，只要有一个活着，阵地就一定在我们手里，要坚决把匪徒打回去，这是我们每个同志立成功的大好机会。”杨清（现任都匀县司法局副局长）、龙美德（现任都匀市废旧物资公司股长）、柳开扬（现任贵定县城关镇长）三同志提出：我们三人到大院前面的牛棚里，守好通往寨子的唯一路口。葛剑同志同意后，三人立即进入牛棚里，用刺刀在牛棚的土墙上挖好几个枪眼，作好各种工事的准备，迎击来犯的匪徒。其余的几位同志守住大院，由张班长带领到楼上修好工事和枪眼，以便应付即将到来的激战。这时，又听到匪徒喊话：“你们几个工作组住的寨子都被我们包围了，跑不掉啦，赶快缴枪投降吧！”杨清等同志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有胆的快来吃子弹头，不怕死的就上来。”这伙亡命之徒就吹起牛角，狂喊冲呀……，边打枪，边向前冲。杨清、龙美德、柳开扬三位同志沉着应战，等匪徒冲到离牛棚有一百多米时，一齐开枪还击，打

倒前面的几个，匪徒就不敢往前冲，迅速退了回去。不到一小时，匪徒又吹起牛角，发起进攻。匪首陈元、陆飞叫匪徒用机枪向我们射击，机枪子弹从工作组同志头上面嗖嗖地飞过，有的子弹头落在房屋瓦上，一群匪徒冲上来距我们工作组驻地仅有几十米。面对来势汹汹的匪众，葛剑同志指挥杨清等三人以及张班长并要全体组员给予迎头痛击。仗打得很英勇，我们击毙前边的几个土匪，迫使后边的匪徒胆战心惊，立即龟缩原地。

不久，匪徒又吹起牛角，发动更猛烈的攻击，匪首陈元督使几百名匪徒猖狂向工作组驻地打枪，背后的大山上的土匪边打枪，边往下滚石头。战后，被捉住的谭风敖交待说：“陈元、陆飞、谭风敖、谭显雨、蒙长几个匪首开会，他们说，寨子里只有八名解放军，其中有几个还是十五、六岁的小娃娃，是演戏（宣传队）的，又没有什么战斗力，子弹也快打完（匪首们不知道去沙寨领武器弹药）。采取全面进攻，先用机枪掩护，封锁解放军的枪眼，从四面冲击，打进寨子活捉这几个解放军。会后，各匪首都作了布置”。土匪这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攻击，比上两次攻打更集中，更猛烈，土匪的三挺机枪集中往我们住所射击，还用几门土炮攻打，枪炮声十分激烈，土匪大声喊着缴枪不杀，并叫喊不要让解放军跑掉，要捉活的。看来，匪徒的反动气焰是很嚣张的。这时，葛剑同志很冷静地观察一切后，对几位战友说，要沉着气，等匪徒进到离我们有几十米时，瞄准好之后再开枪，如攻到距我们三十米时，就甩手榴弹进行猛烈的还击，我们还应做好冲杀的准备。不多时，土匪猖狂进攻距我们只有三十米了，葛剑同志高喊一声打，工作组的同志个个象猛虎，把手榴弹甩在匪众中开了花，打得匪徒魂飞魄散。猛烈的还击，把匪徒反动嚣张的气焰打下去。土匪害怕了，又立即退回去。这伙作恶多端的匪徒又再次受到沉重的打击。此时天色逐渐黑了下来，白天都攻不进寨子，晚上更不敢攻打。但是，这群顽匪时常在工作组

的周围放冷枪，有时还看到手电筒的光晃来晃去。我们工作组的同志置之不理，各自坚守阵地，严阵以待。这时，我们的子弹平均每人只剩两发多，战友们又提出，土匪进攻怎么办？葛剑同志说，土匪再来攻击，我们尽量少开枪，待匪徒距离我们近时，瞄准好目标再开枪；如冲到离我们三十米以内，就甩手榴弹在匪众中爆炸，坚决把他们打回去；要是攻到我们阵地时，就和匪徒拼刺刀，每个战友都要互相支援，到万不得已时就甩最后一枚手榴弹与顽匪同归于尽，绝不能让土匪捉活的。葛剑同志还这样鼓舞士气：“土匪白天打了几次都没有打进来，反被我们把他们打退，坚决守住阵地，胜利就属于我们的。”

天亮时，土匪又喊起话来：“你们快缴枪投降吧！等打进寨子捉住你们就杀头示众。”谩骂和威胁并没有动摇工作组同志必胜的信念，一场新的战斗又来了。牛角响了，匪首陈元亲自逼迫匪徒用三挺机枪向工作组驻地展开猛烈的射击，匪徒竟从四面冲上来，快要攻到我们阵地，杨清、龙美德、柳开扬三同志正从牛棚里冲出与匪徒展开血战，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我们担架二连一个排的兵力从凯口连夜急行军赶来，吹起冲锋号，激烈的机枪声向匪众猛烈扫射，匪徒一看是解放军赶来了，拼命的往平塘方向逃窜。葛剑等同志看到我们的部队来支援，就命令立即追击逃匪，杨清、柳开扬和龙美德三同志在追击中打伤匪分队长蒙××在棉花地里，蒙匪尚作垂死挣扎，妄图回击，被柳开扬、龙美德二同志各补一枪才毕命。我们工作组的全体同志和二连一个排战友追击匪徒到兔场，胜利地结束了这场在全县有名的打赖保卫战。

龙美德同志说，过去土匪两次攻打平浪区政府都没有这次打得激烈。土匪人数比我们多几十倍，武器也比我们好，有三挺机枪，还有土炮，趁我们工作组才到打赖几天，碉堡也未修筑好，妄想消灭我们工作组。可是，这伙亡命之徒万万没有想到我们有丰富战斗经验的葛剑同志，指挥若定，机警灵活，我们全体战

友打得都很英勇、很顽强，坚守阵地，直到战斗结束。这一仗打死击伤匪徒十多人（其中击毙匪分队长一人），我们没有一人伤亡。不久，师部发来通报表扬葛剑同志是智勇双全、英勇善战的指挥员（不久，葛被提升为三都县副大队长），杨清、龙美德、柳开扬是打退顽匪进攻的英雄战斗组，张班长、董思瑞、蒋福宣、邓德明是守好阵地，打得坚强勇敢，支援杨清等英勇的青年战友。给予葛剑及全体指战员荣立集体二等战功。葛剑同志出席了师部召开的庆功大会，杨清、柳开扬、张班长、邓德明、董思瑞、蒋福宣同志出席团部在独山县基场召开的庆功大会，龙美德（地方干部）出席了都匀县召开的庆功大会，各人均获奖品，以资纪念。

至于匪首谭凤敖、谭显雨、蒙长以及匪徒逃窜后，不久被我都（匀）、贵（定）、平（塘）合围进剿，生擒匪首，全歼匪徒。陈元、陆飞匪首漏网后，作恶多端，打死我国工作队的干部罗传凯等同志。血债要用血来还。一九五二年四月我任都匀县武装部长后，奉命和平塘武装部长时念发同志组织飞行队追捕。时念发部长发动群众将陆飞抓获，陈元在逃跑中滚岩死于山下。这几个骑在人民头上的大恶霸终于被消灭了！凯旋和忠厚乡一带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欢欣鼓舞，至今仍怀念解放他们的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对在剿匪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烈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以上这篇回忆录是我与当时参加过打赖激战的几位同志，交谈后写出的，有遗漏和不妥之处，请葛剑同志和其他战友提出补充和指正。

黔南锻压机床厂艰苦创业史

彭茂山 饶 云

黔南锻压机床厂座落在都匀市北沙洲。是黔南少数民族地区仅有的机械工业企业，拥有各类机床162台，年总产值280万元，在黔南的地方工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生产的产品畅销国内29个省市，并已进入国际市场，远销东南亚，为促进少数民族地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都匀位于贵州高原的东南面，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个新兴的中等工业城市。

解放前的都匀是一个不大的城镇，人烟稀少，百业萧条，机械工业是一个空白，手工业只有几家铜器银器铺、铁匠铺和几家造纸手工业，只能生产一些少数民族需用的装饰品和适应当时生产发展的小农具以及手操白皮纸。抗战以后，各地难民陆续逃难到都匀的很多。因为都匀是黔桂线上的一个重镇，地理位置较好，一些有一定技术的难民便开设了几家汽车修理铺和一些简单的手工业作坊。

1949年11月15日都匀解放了。“只因换了人间”，河山开颜人欢笑，发展生产有依靠。1951年初，地方的党组织开始着手筹办地方工业。当时在都匀经营各业比较有名声的有朱世德、彭茂

山、顾连生、詹寿貽等10家手工业。他们很快响应了党的号召，在原都匀县工商科长马玉堂的帮助下，于1951年6月集中了人力、物力、财力组织成立了联营社，取名为“合力机械厂”，厂长彭茂山。其全部固定资产估价总额相当于现行人民币8000元，以生产建筑铁件、马车零件为主，并开设修理汽车和配件的门市部，揭开了兴建都匀地方工业的序幕。

为了建立地方工业，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1951年初，都匀军分区五十一师政委况玉纯遵照党的方针政策，团结当时都匀有名望的赵庆纯（剑水宾馆经理）和高从仕（都匀专区建筑公司经理）共同商议建立八大厂，决定首先建立铁工厂作为其它厂的基础。因都匀解放不久很缺乏钢材，当时高从仕经理建议，把在大河翻车的四节火车货箱，拆做材料，况政委同意了这一建议，并经与铁路局洽商，把从独山到都匀沿线的废车皮和废桥梁拆回来支援地方工业，由张云祥（现为锻压厂车间支书）找糜有良、陈福林、李树坤等七人组成拆铁班子到大河拆铁，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运回了大批的废钢材。接着招收手工业工人罗仲清、梅显尧、何志祥等14人，在人民剧场后面搭起一个临时棚子开业生产建筑铁件。到1951年7月由都匀专区财政科拨款3000元，在大会场盖成300平方的简易厂房和办公室。八月十五日正式挂出“都匀铁工厂”的牌子。由于都匀建设项目多，又缺乏元钉使用。街道私人用铁皮压成的钉子，质量低，价格高，厂里决定根据市场需要，以罗仲清师傅为主，全靠手工制作，花了七天时间，做了一台压钉机，通过试机，很理想。我们把这事向况政委汇报，第二天，况政委来厂看了表演，表扬我们说：“劳动可以创造世界，我看你们的厂名就改为“劳动铁工厂。”按照况政委指示，下午就把厂名改为“劳动铁工厂”。

为了向机械工业发展，厂里派糜有良与都匀机务段联系，从报废机件中选出两台车床，一台手摇刨床、一台立钻调拨我厂，

经过修理后投入生产。这就是我们建厂的第一批机床。为了跟上生产建设的需要，从麻尾、独山又请来了技术工人黄梅青、李绍华、熊庆霜等三人，继而在都匀请来袁龙继老师傅（八级工，贵州省劳动模范，时已退休），他原是广州市机械加工厂的老工人，在抗战期间逃难到都匀的。参加工作后是我厂的技术骨干，经他培养出来的工人就有一百多人，有的已成为车间骨干或领导。为了加强党的领导，1951年10月由都匀军分区派来连级干部王光渭任厂长，1952年上半年辞职回家。1952年6月由都匀军分区营级干部周脉生（系都匀市物资局局长，现已离休）为厂长，彭茂山任副厂长。

在铸工方面先于1952年6月由王司请来许启钊等四人（用手拉风箱造型头的），因他们对机械零件的制造没有经验，另行请来逃难到都匀的杨继孝老师傅，他是上海机械厂有经验的老工人。由他培养出的一批翻砂工人，有的已是现在的车间主任和支部书记。许启钊是我厂1959年出席全国群英会的劳动模范。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虽然我们人少，设备简陋，但在建厂的当年生产的总产值达1.17万元，上缴利润0.16万元。

为了进一步扩大生产，加速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发展，1951年底到1952年初，都匀工矿办事处决定将合力机械厂合并到都匀劳动铁工厂。原合力机械厂的人员、生产资料由铁工厂全部接收。合并后厂里共有职工80人，固定资产总额增加到11000元，工厂改名为“都匀铁工厂”。党支部书记是李寅生，厂长是周脉生，彭茂山是副厂长。

合并工厂以后，人员增加了，技术力量也加强了，为了稳定和巩固生产并求扩大发展，厂里十分重视对青年工人的培养，各工种的老师傅都对青年作了认真的传帮带，为今后的工厂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有技术才干的工人。当时的一批青工现都成为生产技术的骨干，有担任车间书记的，也有担任车间主任的，即使调出

厂的，也已成为其他厂的生产技术骨干。

在建厂时每天工作九小时，每两个星期休息一天。那时的学徒工只供给伙食，没有津贴。很多人上工早、下工晚，忘我劳动，干劲十足。如任文保、刘永全、杨光全他们都是建厂时的红炉学徒工，每天下班后赶忙清洗大小榔头、火钳、打扫卫生后就是糊炉灶，因为锻工炉灶用了一天后续要糊一次，第二天才好用。他们总要忙到七点钟以后才吃晚饭。有时厂里晚上还要开会，十点钟才散会，那只有散会后才得糊炉灶直到十一二点钟才得休息，早上五、六点钟起床，接着生火，烧上工件。因为用的是手摇风鼓，所以要不停地摇上1小时，才能使铁烧到一定程度，才得洗脸、漱口、吃早餐后摇20分钟，铁烧红了，已到上班时间。这样师傅们一上班就能打铁。大热天气，都是汗流浹背，防暑降温设备是没有的。不象现在暑天有电风鼓、电风扇、清凉饮料和高温保健等照顾。

在1952年到1954年之间，没有机械设备，全靠手工，也生产了十三台锅炉。当时以我厂戴国定同志（现在是我厂工程师）为主，真是惨淡经营，艰苦备尝。因为都匀电厂设备简陋，发电五十千瓦还发不足，连小电动机都不能够维持，更不用说用电焊机了。每台锅炉全部是用一千多个铆钉铆接起来的，铆钉孔都是用大锤手工冲出来的，还有的是用手摇钻来钻孔，全部不用电。按照国家的规定用水压超50%的负荷试验，完全达到要求。此项锅炉供应贵阳和都匀各厂矿。如供应都匀制革厂的一台锅炉用了近三十年还不愿退休。

在机械加工方面，1952年贵阳城建局在黔灵湖修水坝，需加工一套水闸门，当时在贵阳找不到工厂加工，都说是没有这么大的设备。要说条件，贵阳大小机械厂的设备，再差也比我厂强十倍。什么原因呢？因为这套水闸门中有一个关键零件是丝焊，它的直径是七十六毫米，有四米五长，牙距每吋两牙半，要车四米

长的丝。在1952年，要在贵阳找这么大的机床加工，是难得找到的。当时我厂驻贵阳办事处的供销人员詹寿貽，去该单位接洽工作，城建局何股长提出要求我厂加工水闸门，詹寿貽看了图纸后，认为确实有困难，当时何股长再三要求我厂想办法，才答复说：“我把图纸带回去研究，能否加工再答复”。经厂开会研究，在我厂的两台车床中，最大的只能车一米二长，怎么办呢？后经袁龙继师傅提出，可以在离车头四米五处下脚，就是利用砂轮机的基脚和机座，装上尾座，再搬车床来校对距离，分三次车出。但八呎车床丝杆不够长，于是用槽钢接长小刀盒伸出一米五就可以加工二米七，车好后再调头只车一米八就可以了。终于攻克难关，按期交货。但对方不知我们厂的情况，以为我厂规模一定很大，提货时专派工程师跟汽车来我厂验收提货。他一看是个很小的手工业铁工厂，不相信丝杆是我厂车的。因为丝杆用油封好，已装好箱，那位工程师坚决要求我们開箱子，经详细检查合格后，还以怀疑的口吻问我们是找那里协作加工的。我们把加工的方法向他一说明，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事还在贵阳报纸上报道过。

在1979年我出差贵阳时，到黔灵湖看见水闸门还在用，机架上铸的厂牌“都匀劳动铁工厂造”还看得很清楚。闸门上面建了个小亭子，一些遊人和小孩到此都爱用手抚摩一下，觉得好玩，经过时间长了，上面已被抚摩得很光滑了。

1958年为了扩大再生产，支援农业生产，我厂开始试制和生产了打稻机、玉米脱粒机、压面机等。生产的总产值比建厂的那年提高17倍还多。利润也由0.12万元增到3.47万元。1955年又生产了山地犁、水田犁等简单的农业机械。生产对路了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企业本身也得了较大的发展。1954年6月周脉生调黔南州手工业管理局任局长。

1955年国家开始对我厂投资。投资总额31万元，厂址由大会场搬到现在的地点北京路老人街口。增加了8台锻压设备和二十

多台各类机床。职工人数增加到259人。工厂改名为“都匀农具厂”。由于工厂处在基建中，1956年亏损总额为7.18万元。

二

经过1956年的扩建，工厂提高了生产能力。1957年上缴利润6.31万元。当时孙同进在厂里任党总支书记，李寅生任厂长，副厂长是彭茂山，徐晓岚。

正当工厂在发展时期，大跃进开始了，上级不顾当时工厂的实际情况，盲目的要求发展，要求我们厂迅速发展成千把人的大厂。由于当时闲散劳力并不多，只得到农村招工。58年在各县招收了好几百人，使职工人数猛增到895人，另外招收149名学生，办了一所技校。在扩大生产的过程中，人员增长很快。可是当时机械设备不好买，全部由国家统一分配，即使有钱也买不到机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的州委书记吴德祥亲自到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去说明发展少数民族地方工业的意义，要求支援，得到了中央的重视。立即给我厂配备了两台第二机床厂生产的镗床，万能铣床各一台，其它机床二十多台。我厂的固定资产增加到109.38万元，为形成较有系统的机械化工企业打下了基础。

人员增加了，设备也增加了，然而从比例上看，人员的增长幅度大大超过了设备的增加速度。出现了人多、事少，人浮于事的局面。但是由于当时使用机械程度不高，很多工作仍需手工操作，因此，工厂仍能维持正常。

1958年下半年开始炼钢铁，全厂炼钢共计70吨左右，但由于质量达不到要求而全部报废，损失近125万元（大部份是贷款）。

炼钢失败以后，厂里的生产遭到很大的挫折。1959年的3月，与广州汽车配件公司接洽，找生产门路，广州方面提出要我们生产汽车后地轴。这种零件是汽车零件中比较重要的，讲究规

格，稍有不合，汽车就有倾翻的危险，会造成车毁人亡的重大事故。当时我国能生产此种产品的厂家不多，生产得较好的只有济南、青岛二家工厂。对产品质量和生产的技术水平要求很高。尽管很多工厂不敢接受这一任务，可是根据厂里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条件，我们还是鼓足干劲和钻劲接受了此项任务。在这同时，派出了袁龙继、王锡庄两人到济南、青岛两家工厂参观学习，以便掌握生产方法及工艺流程。产品终于生产出来了，经过有关单位帮助考核、试用，证明产品完全符合国家规定的要求，给产品的销路开创了一条路，由广州汽车配件公司包销，我厂直接发货。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深受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共72个单位和用户的欢迎。当年利润26.98万元，是建厂以来上缴利润总额的71.3%。由于济南厂生产的基础好，又是专业生产，工艺流程不断改进，成本不断降低，但我厂的成本却老是降不下来，因而竞争失败，生产了五千多根以后就不生产了。

1958年前后的大跃进使农、轻、重的比例严重失调，加上苏联的经济封锁和自然灾害，国家进入了暂时困难时期，为了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党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充实、提高”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1959年以后，我厂也开始了调整。根据生产资料对劳动力的容量和当时生产的需要，对剩余的劳动力本着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原则，精简下放。来自农村的职工除在厂里已安家的和必要留用的以外，均由厂里发给路费用车分别送回家参加农业生产。1960年底职工人数降到560人左右。在调整中机械工业处于停滞状态，厂里的产品产生积压，资金周转困难，到1961年不但没有上缴利润，反而亏损8.17万元。

后来由于生产设备有了较大的增长，生产能力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同时厂里开始生产“6呎皮带车床”、“8呎皮带车床”使我厂正式进入了机械工业的行列。生产性质发生了改变，厂名也于1959年改为“黔南通用机械厂”，阎道忠为厂党委书记，李寅